

蘇聯文學叢書

善良的人們

穆季瓦尼作 魏荒弩譯

蘇聯文學叢書

9

晨光出版社

上海福州路大豐里246號256

版初日五十二月二年一五九一

1 ——— 3000

權作著有本譯翻

元百八千伍幣民人價售册錄

ЛЮДИ ДОБРОЙ ВОЛИ

Георгий Мдивани

原刊 Знамя

善人的們

譯弩荒魏・作尼瓦季穆





晨光出版公司發行

上海四川路一二九號

人 物：

葛布——農民，五十歲。

卡瑪——他的妻子。

喬爾德——葛布的兄弟，伐木人，三十五歲。

班——葛布的兒子，十九歲。

教員。

娜麗——教員的女兒。

警局警長。

包工頭。

海格——美國飛行員。

勃拉渥——美國參議員。

約翰·阿爾杜爾——美國將軍。

彼得·魯溫——聯合國的委員會主席，盧森堡人。

舍蒙——「合衆社」通訊員。

克瓦克——傀儡政府的內務部長。

傑立——傀儡政府的國防部長。

地點：

在可能有戰事的地方。

第一幕

第一景

在連接國土「南」「北」的一條大道旁邊，有一所小小的石房子。房子的後院，在一棵大樹下有一張粗糙而樸實的桌子，桌子周圍有幾張板櫈。草從多石的土裏萌出芽來。院子圍着高高的石牆；院牆後望得見一些沿連接「南」「北」的公路矗立着的電線桿子。周圍——是森林和聳入雲霄的高山。

樹下坐着一對情侶。這是農民葛布的兒子，十九歲的班和教員的女兒——娜麗。

娜麗 你能一隻手舉起這塊石頭嗎？

班 我用小手指頭就能舉起來。

娜麗 噢，你撒謊！

班 真的，我能舉起來。

娜麗 唔，你試試看！

班 先親親嘴，然後再舉。

娜麗 聽你，多麼滑頭！先舉吧，然後再親嘴。

（兩個人都笑了）

班 你瞧一瞧我，娜麗。

娜麗 （低下眼來）幹什麼呀？

班 唔，你瞧一瞧，我的姑娘！

娜麗 我不願意！

班 你瞧一瞧，我說！

娜麗 （拾起眼來）我瞧。

班 （尖叫）哎喲！

娜麗 你怎麼啦？

班 我要死啦……我因愛情快要死啦。

娜麗 (微笑着) 我想是黃蜂把你螫着呢。聽說，磨房主的兒子在森林裏叫黃蜂給螫了，他，可憐的孩子，餓了已經是第三天了。

班 (急躁地，用手堵住她的嘴) 別嚷，娜麗！

娜麗 (班的激動感染了她；小聲地) 爲什麼我說不得？

班 (也小聲地) 誰對你說這是黃蜂呢？

娜麗 整個鄉村都這麼說。

班 (想了想) 這很好，還說什麼呢？

娜麗 (天真地) 別的沒有什麼……聽說，他用腳碰着蜂窩了……(突然用斷斷續續的細聲說下去) 可是包工頭的女兒說，這不是黃蜂，是子彈。

班 別嚷，娜麗。(稍停) 她還說什麼來呢？

娜麗 別的沒有什麼……她說，他是在森林裏同警察開火的時候被打傷的，因爲他是土匪。
班 (非常急躁地) 什麼也不准對人說，娜麗！明白嗎？她是這麼說來嗎？

娜麗是的。她聽她父親說，磨房主的兒子和他的同夥跟那邊（望着高山）……「北部」的土匪們有勾結。

班（依然急躁地）她再沒有說別的嗎？

娜麗沒有，什麼也沒有。爲什麼你這麼奇怪地望着我？

班什麼也不要問我，住嘴！

娜麗（委屈地）爲什麼我說不得呢？你講，不然我都要告訴朋友們。

班你要知道什麼呢？

娜麗我要知道，爲什麼磨房主的兒子被叫做土匪。

班我們這兒一切誠實的人們都被叫做土匪啊。

娜麗也許，我的父親也跟他們是一道吧？他不也是個誠實的人嗎。

班你說哪兒的話！（更挨近她去）你想幫助我嗎？

娜麗當然，但是我用什麼幫助你呢？（笑着）也許，要親親嘴，好叫你用小手指頭把這塊

石頭舉起來吧？

班 你應該去聽鄉村裏都在說些什麼，然後轉告我，但是你，娜麗，千千萬萬，可不要

說！

娜麗（固執地）可是我就不去聽，就不轉告你，而且我就得說！就這樣！

班 你不想幫助我嗎？

娜麗 那爲什麼你都瞞着我呢？

班 在這件事上，你還嫌年輕呢。這裏頭的事你一點也不懂。

娜麗 瞧，出了個多麼聰明的人！你還以爲我是個專會玩洋娃娃的女孩子呢。可是我知道的

並不比你少。

班（用低低的聲調）你知道什麼呀？

娜麗 你想我不知道，在「北部」有一個政府，而在我們「南部」另有一個嗎……瞧這條通

「北部」的公路，現在都封閉了，而我們的士兵們在守護着它……

班 你還知道什麼呢？

娜麗 你想我不知道，一些善心的美國人在幫助我們，在關心着人民嗎……

班 這都是誰對你說的？

娜麗 包工頭的女兒。她父親對她講的。

班 (譏諷地) 是的，你的確什麼都知道，娜麗。

【側門開，喬爾德走進院裏。這是一個健壯的，意志堅強的高身量男子，歲數在三十五—三十八，有一張率真而動人的臉。在他的腰帶上掖着一把伐木人用的斧子。】

喬爾德 (他和娜麗向娜麗和班微笑着) 你們在說什麼情話呀，親愛的？(沒有等到回答，就進屋去了。)

娜麗 (向班) 你喜歡喬爾德嗎？

班 我怎麼不喜歡我的叔叔呢？難道我們鄉村裏有不喜歡喬爾德的人嗎？

娜麗 (小聲地) 包工頭的女兒說，喬爾德……(住了聲)

班 她說什麼來？

娜麗 沒有，什麼也沒有……

班 我問你，她說什麼來？

娜麗（小聲地）她從她父親那裏聽來的，彷彿喬爾德是一個土匪頭呢。

班（憤怒地）別老重複這些混話吧。誰都知道，喬爾德——是一個誠實的伐木人。

娜麗 我也知道……但她這麼說過……（忽然想起，便噪噪地說）只是懇求你，班，這可不要告訴喬爾德。（小聲地）聽說五月一號打土匪的那個軍官被喬爾德的人弄死了。

班 這也是包工頭的女兒對你講的嗎？

娜麗 是的，她甚麼都知道。

班 蠢東西，這不是土匪，是英雄們。

娜麗（又激動起來，噪噪地）只是這可不要告訴喬爾德……

班 包工頭還說什麼來呢？

娜麗 別的甚麼也沒有……他說，他不喜歡你們的家。在大路邊的房子裏，他說，只有一些誠實的人才應該住。

班 這一隻肥蜘蛛竟敢談誠實！

娜麗 這話，他同警察長談過……他女兒對我講的。（喋喋地）只是，關於這，千萬，什麼也別告訴喬爾德。（凝視着他）你在想什麼？

班 想很多事情……

娜麗 瞧你那雙眼睛……我害怕。（突然哭起來）我不想讓你去做殺人啊！……我也不敢，但是……

娜麗 （低嗓子大叫）你打算幹什麼？

班 （慌了一下）輕一點，娜麗。

『房門開了，在門簾上出現了班的母親——卡瑪。』

卡瑪 怎麼啦？

班 （邊作地微笑著）沒有什麼……把娜麗吓着了：她差一點教黃蜂給螫着，

娜麗 （驚慌地，好不容易才說出來）黃蜂……

黃蜂朝娜麗的手上落……但是，謝天謝地，又飛走了。

『葛布進入側門，他背上擔着沉重的一籃子窩心菜。』

葛布 黃蜂……黃蜂……夏天真熱，滿園花都枯了……（扔下鐵籠，把沉重的籃子擱在地

上）在熱天黃蜂淨螫人……

卡瑪 聽說，磨房主的兒子很凶氣，他用腳踩了黃蜂窩。

喬爾德 （出現在窗子裏，用毛巾擦着手）我去看過他，那孩子復原了。很快就會活潑亂跳了。

【從公路的一邊傳來叫聲：「葛布！哎——嘿！葛布！」】

那處 父親！

葛布 （走近側門）請，教員，請進吧。

【鄉村教員，一位小個白髮的人，用山民的輕捷步法走進側門。】

卡瑪 請吧，教員先生。

教員 你們好啊。你好，班。

班 您好，教員。

教員 （從頭到腳打量了一番）每天都在長啊。兩天沒有看見他，第三天就真個認不得了。